

報陣綫

BARISAN SOSIALIS MALAYA

436-C, Victoria Street, Singapore, 7. Tel: 25660.

M.C.(P). 1912

語錄

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
階級斗争問題。

毛澤東

345 期 17-8-1969

社會主義陣綫機關報

本期 12 版

15 分

各民族人民團結起來 以革命的暴力反對反革命的暴力 粉碎敵人的民族屠殺政策

★★★馬來亞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六月卅日聲明★★★

馬來亞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不久發表一項聲明，號召馬來亞各族人民團結起來，以革命的暴力反對反革命的暴力，粉碎美英帝國主義的走向拉曼、拉查傀儡集團的民族屠殺政策。聲明全文如下：

拉曼、拉查集團最近撕下了其破爛不堪的「民主」畫皮。悍然向馬來亞人民（主要是華族群眾）發動血腥大屠殺，實行赤裸裸的法西斯軍事統治。這是拉曼、拉查集團創子手面目大暴露，是他們十多年來推行民族壓迫（實際上是階級壓迫政策的必然結果）。這也進一步暴露了他們極端虛弱和孤立的紙老虎本質。

以「馬來民族統一機構」的拉曼、拉查集團為核心的傀儡政權，是英帝國主義為鎮壓馬來亞人民革命武裝鬥爭而一手扶植起來的。十多年來，拉曼、拉查集團死心塌地地為帝國主義效勞繼續進行殖民戰爭，瘋狂迫害各民族人民，幹盡了壞事他們甚至把魔爪伸到砂勞越和沙巴，並且企圖吞併汶萊。他們利用權勢，貪污舞弊，巧取豪奪，結成擁有大量財富的買辦的、封建的官僚資產階級。在拉曼、拉查傀儡集團的這些罪惡勾當中，以陳修信為首的馬來亞華人公會「領導集團」和以珊班登為首的「馬來亞印度國大黨」領導集團，充當了這個集團的小伙伴。他們同拉曼、拉查集團一樣，都是各民族人民的共同敵人。

拉曼、拉查集團秉承其帝國主義主子的意旨，一貫大力推行馬來沙文主義政策企圖破壞各民族人民的反帝大團結，轉移人民的鬥爭目標，以維持其傀儡統治。他們在偽憲法中強行規定所謂「馬來族特權」（實際上是一小撮馬來族官僚和

地主的特權），利用它做為蒙騙馬來族群眾的圈套，做為壓迫和剝削各民族勞動人民，首先是馬來族勞動人民的武器；作為煽動馬來沙文主義情緒，行使迫害和屠殺華族、印族和其他民族的「法律」根據。

拉曼、拉查集團反共、反人民的反動政策越來越不得人心。帝國主義的軍事支援以及英帝國主義傳授給他們的那一套「議會民主」騙局挽救不了傀儡政權日益孤立的處境。他們的馬來沙文主義政策和擴張主義行徑，引起了馬來亞和北加里曼丹各民族人民的強烈反抗。這個傀儡集團同各民族廣大人民群众的矛盾更加尖銳化了。

馬來亞各民族人民在馬來亞共產黨的領導下，在極端艱苦、複雜的條件下勝利的堅持了廿一年的武裝鬥爭。最近幾年，馬來亞民族解放軍正在發展壯大，根據地和游擊區正在鞏固和擴大。北加里曼丹人民武裝鬥爭也正在蓬勃發展，嚴重的威脅着傀儡政權。

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的廣泛傳播，促進了各民族工農群眾和青年學生的思想革命化，越來越多的人走上了武裝革命的道路。廣大人民群众都把爭取民族解放的希望寄托在各民族人民利益的唯一真正捍衛者——馬來亞共產黨和他所領導的由各民族優秀兒女組成的馬來亞民族解放軍身上。在馬來亞、北加里曼丹和南東亞人民革命鬥

（轉入第二版）

馬來亞民族解放軍和北加里曼丹人民武裝 機動靈活打擊敵人不斷取得新勝利

馬來亞民族解放軍和北加里曼丹人民武裝，最近在馬來亞北部和砂勞越地區機動靈活的打擊敵人，不斷取得新的勝利。

據「馬來西亞」傀儡當局供認，馬來亞民族解放軍八月六日在馬來亞北部擊傷一架傀儡當局的軍用直昇飛機。在這以前，馬來亞民族解放軍曾在鄰近泰國邊境的新都附近連續襲擊進犯的反動軍警巡邏隊。在七月廿八日和廿九日的兩次伏擊戰中，民族解放軍打死、打傷反動軍警十四人。

據報導，馬來亞民族解放軍正在放手進行發動群眾的工作，他們組成宣傳隊在吉蘭丹和泰國邊境一帶，廣泛開展宣傳群眾和組織群眾的工作，民族解放軍得到當地群眾的擁護。

另據報導，北加里曼丹人民武裝最近在砂勞越第二省和第三省地區很活躍。他們積極向群眾散發傳單，揭露「馬來西亞」傀儡當局殘暴鎮壓各族人民的罪惡政策。反動當局已經被迫在第二省的一些地區實行所謂「戒嚴」。

馬來亞人民團結起來！打倒美英帝國主義及其拉曼李光耀傀儡政權，
粉碎「馬來西亞」，反掉假「獨立新加坡共和國」
爭取真正獨立民主統一的馬來亞！

爭的沖擊下，陷於內外交困的美英帝在這個地區的勢力更加虛弱。但是，和一切反動派一樣，英帝是不會自動退出歷史舞台的，它正加緊控制其代理人，驅使它們瘋狂擴軍，妄圖保存它在馬來亞和北加里曼丹的殖民利益。

美帝和蘇修社會帝國主義一方面支持英帝國主義，鎮壓馬來亞和北加里曼丹人民革命鬥爭，一方面又利用英帝國主義的困難乘機從政治上、經濟上、軍事上加緊滲入，企圖取代英帝國主義的地位。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們正在竭力扶植自己的代理人，因此，近幾年來在這個地區出現了英帝、美帝、蘇修社會帝國主義又勾結、又爭奪的局面。

隨着人民革命鬥爭的日益高漲，隨着帝國主義之間互相爭奪的進一步發展，代表買辦階級、地主階級的各個集團之間，特別是拉曼、拉查集團同李光耀集團及其追隨者之間爭權奪利的鬥爭日益加劇。這個集團內部，特別是「馬來民族統一機構」內部，互相傾軋也日益嚴重。它們在反共、反人民的基本政策上是完全一致的。但是，為了適應各自的帝國主義主子的需要以及本集團的利益，它們在某些問題（包括民族壓迫問題）的具體策略上，打出了各種各樣的旗號，並進行了激烈的爭吵。所有這些，大大動搖了拉曼、拉查集團的統治地位。

吉隆坡傀儡政權的五月「大選」鬧劇，就是在這種情況下上演的。在競選期間，拉曼、拉查集團肆無忌憚的進行馬來沙文主義宣傳，妄圖欺騙馬來族群眾和要挾其他民族群眾，以便撈取選票，繼續推行「議會民主」騙局。同時，也為他們隨時發動民族大屠殺，實行赤裸裸的軍事統治做好輿論準備。偽「大選」遭到廣大群眾的堅決抵制，各民族人民以各種方式表達了對傀儡政權的強烈不滿，拉曼、拉查集團繼續販賣「議會民主」騙局的陰謀宣告徹底破產。於是，在偽「大選」後第三天（五月十三日），他們便按早已制定的計劃，出動偽馬來軍團，並在「馬來民族統一機構」暴徒的配合下，首先向吉隆坡人民（主要是華族群眾）下手，然後把大屠殺擴展到全國各地。據不完全统计：到六月中旬止，無辜群眾（包括婦女、兒童）死在敵人槍炮和屠刀下的超過三千人；受傷、殘廢者不可勝數；縱火、搶劫事件到處發生；家破人亡，流離失所者數以萬計；被無理逮捕的超過七千人。在這一場滅絕人性的大屠殺中喪生和受害的群眾，華族佔百分之九十。我國人民絕不會忘記這筆血債，絕不會饒過這個法西斯集團及其帝國主義主子。

在上述駭人聽聞的法西斯暴行

發生後，拉曼、拉查集團馬上頒布「緊急狀態」，成立以拉查為首、以偽軍警頭子為骨干的所謂「全國作戰委員會」，作為最高統治機構，在全國各地宣布戒嚴，廢止偽「議會」，中止在砂勞越和沙巴的偽「選舉」，掌握了對各民族人民生殺予奪的絕對權力。吉隆坡傀儡政權一宣布「緊急狀態」，所謂「反動黨」內的反動政客，包括李光耀集團的追隨者，立即表示大力支持。這就徹底暴露了它們是拉曼、拉查集團實行軍事統治的幫兇。

分化民族團結，製造民族屠殺是一切新老殖民主義者鎮壓人民革命力量和爭奪勢力範圍的慣用伎倆。事實表明，英、美帝國主義，尤其是美帝國主義在大屠殺的準備階段，以及大屠殺發動之後都在台前和幕後煽風點火、出謀劃策。他們還以「軍事援助」和「經濟援助」的形式對拉曼、拉查集團法西斯暴行大加犒賞。蘇修社會帝國主義也扮演了和美英帝國主義一樣卑鄙的角色，他們一方面保證提供大量軍事援助，為拉曼、拉查集團撐腰，另一方面竟無恥的污蔑馬來亞共產黨，甚至偉大的社會主義中國，挑起大屠殺事件，為拉曼、拉查集團開脫罪責。這又一次說明這次叛徒和美英帝國主義是一丘之貉。

偉大導師毛主席教導我們：「一切反動勢力在它們行將滅亡的時候，總是要進行垂死掙扎的。」拉曼、拉查集團瘋狂的發動大屠殺，實行軍事統治表明，它的日子越來越不好過，他們這樣蠻干，就是因為他們再也不能按舊的方式統治下去。可是，他們殺人越多，只能激起人民更廣泛、更激烈的反抗，加速他們的滅亡。

馬來亞歷史上每一次民族屠殺事件，都是帝國主義及其走狗一手製造的。這一次事件是拉曼、拉查集團上台以來所製造的一系列民族屠殺事件中最大規模、最殘酷的一

次。他們現在正瘋狂擴軍，停職偽政權僱員，剝奪數十萬各民族人民的生活權力。同時，又在吉隆坡製造針對印族群眾的新的流血事件，為今後更大規模的屠殺各民族人民準備條件。

面對這種情況，各民族人民應該採取的態度是：第一，反對，第二，不怕。這就是說必須堅持在民族平等基礎上的民族團結，對敵人的民族壓迫和民族屠殺政策進行堅決的揭露和抵制。在受蒙蔽的群眾中廣泛展開宣傳，揭穿敵人的陰謀！在敵人發動屠殺時，則堅決進行自衛反擊。只有這樣，才能打退敵人的進攻，減少人民的犧牲和損失。

「民族鬥爭，說到底是一個階級鬥爭問題。」馬來亞各民族工人、農民和其他勞動人民有着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鬥爭目標。拉曼、拉查集團的民族壓迫和民族屠殺政策，實際上是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對廣大勞動人民的階級壓迫政策，不但嚴重危害華族、印族和其他民族勞動人民的利益，也嚴重危害馬來族勞動人民的利益。各民族勞動人民只有團結起來，並且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沿着「鄉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奮勇前進，建立以工人階級為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才能實現自己的徹底解放！

馬來亞共產黨號召各族人民參加解放軍，擁護解放軍，大力支持解放軍，向敵人發動猛烈、持久的進攻。

武裝起來！建立自衛力量！堅決反擊敵人的迫害和屠殺，保衛自己的利益！

行動起來，積極開展人民戰爭！

團結起來，打倒美帝和蘇修社會帝國主義！打倒拉曼拉查傀儡政權！打倒李光耀傀儡政權，建立馬來亞人民共和國。

馬來亞的美資活動

近兩年來，美資大舉東侵，馬來亞是他們積極活動的地區之一。這種行徑，一方面固然是進行經濟掠奪，另一方面也在想加強政治影響，從而達到控制之目的。此外，美國不論是加強商品輸出或資本輸出，都有着加強反華活動的目的，其陰謀確屬不小。馬來亞原屬英資禁錮，只因英帝日趨沒落，無力保持在遠東的地位，要自蘇伊士以東撤退，才騰出這一空間來，而美國的政治、經濟勢力，則乘勢向馬擴張。

據美大使館統計，已有一百卅三家美國公司在星島設立分支機構，其中廿二家從事製造業，部分是與本地資本家「合作經營」的。另六家最近正在設廠，專門生產電子工業所用的配件及零件，其中包括不少軍用品。對於星島的石油開採

，美國資本家又大有興趣，除依索公司（ESSO）已投資六千六百萬美元開設煉油廠外，別的公司並在星洲附近海域大事勘察，希望找到海底的新油源。目前至少有卅家美資公司，為此而作研究、鑽探及一系列有關活動，即使暫時還尋不出大型的油源地，起碼也要搞它六、七年才能罷休。他們的野心甚大，頗欲將本地在十年之內建成大產油區，去和中東爭一日之長。關於美資（轉入第十二版）

我們對《論壇》登載“澄清”聲明的看法

— 黨中委會文章 —

《人民論壇》登載“澄清”聲明

自從林清祥背叛了黨和人民反帝鬥爭之後，一些在過去曾經極力的爲他提倡個人崇拜的人，目前仍然死抱着一個經已完全支離破碎的偶像不放，另外一些人無法克服他們的主觀主義傾向的人，則頑固的拒絕去客觀的看待問題和事實，繼續沉迷在一個夢境裡頭，而且，也拒絕相信林清祥已經真的變爲叛徒，並背叛了黨、馬來亞人民及反帝鬥爭的客觀事實。這些個人崇拜和主觀主義的頑固份子這樣做，無疑的，就掉進了李光耀傀儡集團模糊、誤導、以及分裂人民團結的各種陰謀的陷阱。

在一九六九年七月廿日，林清祥的父親林廷玉先生寄給黨一份簽了名的“澄清”聲明。對林老先生發表“澄清”的公開聲明並以此方式回答“親友們及那些關心林清祥的人士的諸多詢問”，我們是能够明白的。對於林老先生的這一決定，我們也不想進一步提出我們的看法。

但是，值得我們注意的是：這份同樣的“澄清”聲明却被一些所謂“左派”工團人士利用，他們把聲明油印廣泛的分發給公眾人士。這就在人民中製造了不必要的模糊和混亂。更值得注意的是：人民黨也把這篇聲明（見附錄）登載在人民黨的機關報《人民論壇》（第78期）的首版，而且也沒有加上任何評語。這種做法實在無助於“澄清”所要澄清的問題，相反的，却進一步模糊了人民群眾。我們也認爲決定在《人民論壇》登載“澄清”聲明的同志們的做法，也是非常不合當的，因爲這將影響人民群眾對社陣和反帝鬥爭的信心。

爲了維護真理，爲了反帝鬥爭的利益，而且，也從兄弟黨之間及左翼運動的反帝團結的願望出發，我們覺得有必要就《人民論壇》刊登“澄清”聲明說幾句話。

關於林清祥是否已經背叛人民的問題。

首先，《人民論壇》刊登“澄清”聲明的內容是什麼呢？“澄清”聲明說：「清祥的情緒高度的沮喪」，「他的健康不正常」，他從未被允准回家，「清祥將被帶至英國一家醫院治療」，他是在魏醫生和內政部高級官員「陪同」下一同離星飛英的」。

可是，「澄清」聲明並沒有否認下列事實，那就是：

（一）林清祥寫過二封信，一封以英文書寫致給「親愛的光耀」，另一封以中文書寫致給「紹祖先生」。這二封信都由傀儡當局發表於電視

台、電台、以及當地的報章上。

（二）林清祥在樟宜監獄的監獄總監的辦公室內親自把一份他自己寫的信之影印副本交給社陣主席李紹祖同志。

（三）林清祥自己要求會見李光耀，並且，根據所謂「政府的文告」，他在1969年7月22日於「總統府」迎賓館和李光耀會過面。

換句話說澄清聲明並沒有否認一個事實，那就是：林清祥已經背叛了黨、人民和反帝鬥爭。由於社陣的聲明是基於客觀的事實，而且又是正確的，因此，「澄清」聲明沒有公開的批駁社陣的聲明——譴責林清祥是一個變節者和叛徒——，這是一點也不奇怪的！可是，「澄清」聲明却通過一種非正面的暗示來批駁社陣的聲明！它試圖把林清祥說成是患上「精神沮喪病」，把林清祥寫的二封背叛的信件暗示是當他在「不正常」時寫的，因此，就暗示林清祥並沒有真正的背叛黨、人民和反帝鬥爭。

關於林清祥是否真的「不正常」的問題。

首先，我們認爲，把林清祥說成是真的「不正常」的假設，是和目前已知的事實不符的。如果，林清祥真的是「不正常」的話，那麼，試問，他又怎能那麼清醒的書寫，並且那麼準確的抓住攻擊黨、人民和反帝鬥爭的要點呢？爲什麼不反過來去譴責拉曼拉查李光耀傀儡集團及其美英主子呢？爲什麼把這種「不正常」單單的對準黨、人民和反帝鬥爭，而不對準帝國主義和反動派呢？這不是一種奇怪的「不正常」嗎？爲什麼他寫一封那麼惡毒的信給黨主席、並稱呼他爲「紹祖先生」，而另一方面，他却寫一封友好的信給人民的敵人，並稱呼他爲「親愛的光耀」，甚至還在信尾寫上「祝你最好，你的……」呢？爲何一個患上「精神沮喪病」和「不正常」的人，字體會寫得那麼工整，在那些重大的政治問題上會那麼清楚的表達他的觀點，而且，還會表達得完全和帝國主義及反動派的立場一樣，以及反對馬來亞人民的利益呢？很清楚的，說林清祥寫那二封出賣信的時候是「不正常」的假設，是完全與事實不符的。

關於是否應該譴責一個可能是「不正常」的叛徒的問題。

讓我們作深一層的討論吧！即使我們「接受」這個不合邏輯的假設——當林清祥寫那二封背叛性的信時，他是「不正常」的。問題仍然是存在的。試問：對一個書寫背叛性聲明，出賣黨、人民和反帝鬥爭利益的人，我們是否可以僅僅基於他可能是「不正常」的理由，而放棄對他的譴責呢？如果，這種做法是合乎邏輯的話，那麼，這是不是等於說，我們也應該對所有其他發表同樣性質的、背叛性聲明的前政治被拘者，基於當他們書寫那些背叛性聲明時，他們也可能是「不正常」的簡單理由，而不譴責他們呢？而且，當任何政治被拘者仍然被監禁的時候，他何時才能說是「正常」的呢？在客觀的，無法置疑的事實面前，說是「不正常」不是很可笑嗎？昭然若揭的，如果僅僅由於林清祥可能是「不正常」的，就說我們不應該譴責他爲一個變節者和叛徒，這也無法在鐵的邏輯面前站的住腳的。

問題的焦點

問題的真正焦點是：林清祥是已經背叛了，還是沒有背叛黨、人民和反帝鬥爭的利益？一切的事實在顯示出，林清祥已經背叛了黨、人民和反帝鬥爭的利益。就是根據這點出發，社陣發表了一篇正確的、措詞適當的聲明，譴責林清祥是一個變節者和叛徒。這是所有反帝政黨、組織和個人的神聖的、義不容辭的職責。

社陣的聲明反映事實的正確性，是無法加以否認的。即使那些極力的說林清祥並沒有變爲叛徒的人，他們也不敢公開的否認社陣聲明的現實和正確性。因此，暗示社陣就林清祥事件所發的聲明是不正確的，這種說法最低限度也會模糊及誤導人民群眾。在此，我們也要補充一點（現在，這點也是大家所熟知的），那就是：早在林清祥於7月23日公開的變成爲「叛徒」之前，目前仍然被拘禁於樟宜監獄內的同志們，就已經譴責林清祥爲一個叛徒了，就已經在叛徒和他們之間劃清了一條界線。

從這一切事實看來，非常清楚的，「澄清」聲明並沒有真正澄清所要澄清的問題；相反的，却只有在客觀上產生模糊和誤導人民群眾的作用。因此，人民黨在她的機關報上登載「澄清」聲明，就已經在林清祥的背叛問題上客觀的造成了模糊和誤導人民群眾的作用。由

（轉入第十二版）



反動教師滾出學校！

◇ 一羣學生 ◇

近幾年來，李光耀傀儡政權爲了鞏固其反動統治地位，極力擴充軍備及實行種種反動措施，來鎮壓人民的革命運動。它們對於鎮壓學生運動，更是不遺餘力，極力而爲之。

反動政權除了在學生中大肆灌輸所謂「愛國」和「新加坡共和國」的反動概念外，也大量的散布白色恐怖，散布黃色的文化，而且還派遣了大批反動的特務「教師」滲透到全星島各中學去，以監視及鎮壓學生們的活動。他們根本不是要來教書的，而是懷有反革命目的而來的。因此，他們在校內爲非作歹，完全置同學們的利益於不顧。

就以我們所就讀的××××混合中學來說，就有許多的反動教師及走狗。請看以下一位具有代表性的反動教師，怎樣的迫害同學們吧！

廖××是反動派安插在我校的大走卒之一，也是反動的「學生軍團」的「教官」。他仗着傀儡政權的勢力，在學校內橫行霸道、胡作亂爲，教書不負責任，欺負及迫害

同學們的本領最強，尤其是小同學上課時，廖××經常遲到，有時甚至全節沒有出席。他上課的方式是很奇特而不合理的。一些數學問題還沒有講解之前，他就隨便在黑板上出幾條數學題目叫同學們做，而他便溜出課室，到休息室去享受和談天，或者去與反動校長、教師開黑會。有時竟然在上課時間內回家（在學校附近），而且經常一去就是一整節，這叫同學們的功課怎樣搞好呢？

當同學們提出問題去問他時，他是極不高興的（簡直可以說是非常不甘願的），隨便解釋一番便算數了。若同學們聽不懂要再問一聲，那就要遭殃了，往往要被臭罵一頓，誣指同學們不專心聽講，而且一罵就是一整節，連綿不斷。真是比潑婦罵街的遠勝幾倍呢！因此，同學們都覺得上他的課，簡直就是活受罪。

有時同學們的習題做錯了，或者聽不懂他的話等等的小缺點，都被他挖出來，加以處罰。其中最殘酷的一種處罰便是罰跑。全班被罰跑的屢見不鮮。被罰跑的同学要繞着幾百米的大場地跑數圈，甚至要跑完整節的時間，又不允許休息

和跑慢；否則，還要再多跑幾圈。有時在上其他科目的時間內也被用來罰跑，不許同學們回去上課。有些同學跑到氣喘如牛，跑到肚子痛，跑到臉色蒼白，但他們還是敢怒而不敢言，繼續堅持下去，否則就更慘了。他甚至威脅：若有同學敢反抗，便要抓去見校長進行無理的處罰。親愛的讀者們，你們看看，這是什麼學校呵！試問，這和法西斯「軍事訓練」又有什麼不同呢？

但是，廖××的各種殘暴的倒行逆施，不但不能壓制同學們的反抗，反而更加促進同學們對他的不滿及反抗。反抗的怒火正在同學們的心中燃燒，這正如毛主席所說的：「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像廖××這一類的反動教師在我校不止一個。我們相信在全星島的各中學中類似廖這樣的反動教師是不不少的，希望同學們認清他們的嘴臉，起來揭露批判之。

在此我們要嚴厲的正告反動的學校當局及走卒們：你們必須停止一切迫害同學們的反動行徑，否則，必然激起廣大同學們的反击！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并以紅小兵爲榜樣的革命學生們是不可欺辱的，若你們還是一意孤行的話，那必然沒有好下場的！我們要正告行動黨反動派：你們實行反動教育政策，必然要落得可悲的下場。

工友。在李光耀傀儡集團親美英帝等外國壟斷資本家的勞工政策下，工人的生活是何等痛苦呀！

「工業區」的工友真的會安份於豺狼「賜予」的「命運」嗎？不，他們有着刻骨的仇恨，他們並不沉默，他們正在覺悟起來，而步向泛馬夾板廠和鵝標襪廠工友正義鬥爭的道路。

透視“工業區”的“勞工缺乏”的真象

— 崇 漢 —

目前，據「勞工部」的報告書披露，有六萬三千多人正在登記尋找工作，加上每年從校門湧到社會上來的數千名青年，可見失業是很嚴重的。但是，傀儡集團却叫囂說，他們的工業重鎮「裕廊工業區」正面臨勞工缺乏的現象，這不是咄咄怪事嗎？

爲什麼會有所謂「勞工缺乏」的怪現象呢？

第一，裕廊「工業區」的工友較其他地方的工友遭受更加殘酷的壓迫和剝削。絕大多數的工友日薪不會超過五元，甚至也有一、二塊錢的，這真是啖人不吐骨的行爲。鑒於薪金低微，來往市區路途遙遠，開銷費浩大，生活非常窘迫，所以工友們都不願意到「工業區」去工作。

第二，每位工友到「工業區」工作，都要經過三個月至六個月的所謂「工作試用期」。在「試用期」內的工友，工作和生命沒有絲毫保障。他們的工作繁重、工資低廉，並且不能享有「正式工人」的基本待遇，好像病假等，不管怎樣不合理的事，一概都要服從「上司」的命令，任他們奴役，不然就面臨開除。在這種有利於資本家的條件之下，他們爲了增加保險箱里的鈔

票，就不顧工友的死活，往往當那些工友即將成爲「正式工人」時，他們便下了一紙「開除令」，開除出廠，另請新工。這不但可以節省老板一筆加薪費，又可以加倍剝削

萬禮區小販的遭遇

◆ 東 錫 ◆

最近，李光耀集團在爲「國慶」出賣人民的黑暗日子里，向星島的小販進行了鎮壓，尤其是擺在路邊的小販。

當武吉班讓的小販被迫害後不久，萬禮的小販在本月五日也同樣的遭受傀儡集團的迫害與鎮壓。當天，反動的李光耀傀儡集團，派來了大批的便衣地牛、特務等，把小販的攤位砍得零亂不堪。對於這種法西斯的野蠻手段，我們要向反動派提出最強烈的抗議和譴責。

萬禮的小販，有的是賣炒燒飯的，有的是賣云吞麵的，有的是賣蔬菜和魚的等等。賣炒燒飯和賣云吞麵的小販的顧客多半是工人，所以，他們除了在下午和傍晚的一段時間里，生意比較好以外，其餘的時間，生意是很冷淡的。我們知道，他們的生活窮苦，但是反動派却不管他們的苦難，天天進行迫害。目前，反動當局已經不允許那些小販在萬禮作買賣，他們的飯碗被傀儡集團敲破了。

我們不共戴天的死敵——美英帝及其走狗拉曼李光耀反動集團對人民的百般剝削與迫害，是我們所不能容忍的。

革命故事



虎

腹

掏

胆

我抬起手來看表，從尖刀連開始突击到佔領突破口僅僅只六分鐘時間！我不由的說了一句：“真是攻如猛虎！”

這時，各個突破口上都飄揚起鮮艷的紅旗，各路攻城部隊像不可阻擋的洪流，一齊向錦州湧進。

尖刀連突進城以後，拼殺聲，槍聲，手榴彈爆炸聲，炮聲，敵人哭叫聲交織成一片。當突击隊繼續前進時，敵人從兩翼，從縱深，像瘋狗似的一次又一次地反撲過來，企圖擋住洪流，以便挽救其死亡的命運。

“一號，電話！”作戰科長一面把話筒交給我一面說：“尖刀連通了，”我緊張的拿過話筒，一聽是一連長：“趕快講。”

“第一名把紅旗插上突破口的的小羅！”

“又是小羅！”我不由的自語道。

“我連現在已打退敵人三次反沖鋒，有三個班打下去了，營主力已到……”話筒里傳來的槍炮聲，掩沒了話音，講着講着電話斷了。接着七十五團指揮所打來電話，他們又進入突破口兩個營，正遭敵人反沖鋒。

我立即與吳華同志決定：命令七十五團以少數兵力抗击敵人的反沖鋒，主力從敵人側翼堅決向里插，師前指隨七十五團進城，七十四、七十三團跟進！

當師前進指揮所前進時，突破口兩側的敵人，仍在以激烈炮火封鎖着小凌河。在齊腰深的河水中，炮彈掀起的水柱，子彈穿起的水花，不斷向我們全身打上來，一個炮彈在近處爆炸，水波氣浪，幾乎把我掀倒，我剛站穩，警衛員不由分說地架着我向前浮去。

師前進指揮所進城，來到太子街剛展開工作時，我立即給縱隊林、羅首長草擬一份電報：“我七十五團於10時28分突破錦州城垣，該團主力已進入市內正與敵激戰中。師前指已進城，師的主力正向城內急進。”

激烈的巷戰開始了。

在太子街頭，我登上一架梯子，觀察戰鬥進展情況：眼前不到二百米處，七十五團部隊正與敵人反復爭奪那條寬馬路。只見幾個戰士在火力掩護下剛沖上去，一大群的敵人隨即從房後竄出來，端着明亮的刺刀，喊叫着殺來……

轉瞬間，敵已近在咫尺，手榴彈已失去作用，射击也來不及，但在敵眾我寡的情況下，戰士們毫不畏縮，他們端起刺刀猛向敵人刺去

這時，一個大個子戰士一扭頭甩掉帽子，一槍刺倒敵人。但是，當他的刺刀還沒從敵尸上拔出，又有三個敵人端着刺刀圍了上來……

我屏住呼吸，緊握着望遠鏡。

身後的警衛員禁不住“啊”的喊出聲來。

只見那個大個戰士，刷的揚起一脚，踢飛了一個敵人的槍，又俐落的撥開另一個敵人的刀尖，回手對准第三個敵人刺了下去。另兩個敵人又緩過手來，大個戰士的刺刀又向其中一個敵人刺下去……剩下的那個敵人嚇掉了魂，扭頭就跑，可是另一個戰士又箭步竄上，結束了他的狗命！

一陣刀光血影，敵人尸體遍地，殘餘敵人潰退下去。

我剛走下梯子，偵察科長從左翼尖刀連回來，向我報告：七十五團一連將敵人的三次反打退後，敵人非常狡猾，耍了個花招，把大量槍炮物資扔的滿街都是，而將一個營兵力埋伏在光明汽水廠的白樓里，企圖乘我撤東西時反击，重新奪回突破口。並且有個俘虜指着白樓對面房子說：“那邊還有山炮、重炮，我給你們帶路。”但走在前面的一連班長小羅，眼神一動，心想敵人一下子不見了，要什麼把戲？並想起戰前上級的叮囑：“尖刀連，要不顧一切向敵人心臟里插。”於是他便厲聲對俘虜道：“你們的人在哪里快說！”這時，白樓敵人見奸計未逞，立刻打出手榴彈。小羅喊道：“投彈！”在我手榴彈爆炸瞬間，他又和班里戰士及排的主力冒着濃煙沖進白樓里。敵人無法招架了。他們把正組織反沖鋒的一個敵營長活抓……只是還有些敵人在一座樓房後繼續抵抗，七十五團暫時遇到阻攔……

聽到這里，我不由的想起剛進城時二梯隊——七十三團在突破口內的水坑和井里撈出了六門化學重迫擊炮，還有炮彈……沒等偵察科長把話說完，我立即抓起電話，找師炮兵營長，命令他趕快從炮營或從俘虜中找到炮手架炮，轟擊敵人！

炮兵營長組織的很快，響午時分，“敵人”的炮手，“敵人”的重迫擊炮，“敵人”的炮彈向敵人開火了，隱蔽在樓房後頑抗的敵人有的被炸得開了花，有的被倒的牆壁活活壓死，活着的再也招架不住了，只得舉手投降。

當我和吳華同志到七十五團指揮所時，團指又向前轉移了，剩下一個參謀見到我們就高興的說：“真怪，不知那來的一種大曲射炮，

一陣工夫就把隱蔽物後的敵人敵光了。”他補充一句說：“可能是敵人自己打誤會了。”吳華同志神秘的對我笑了笑說：“不是誤會呀，是以戰養戰！”當時雖然沒顧得向參謀解釋這些問題，但他聽說以後已經明白了。

下午，太陽懸掛在硝煙彌漫的西半天上，在指揮所外，我們聽見槍炮、手榴彈聲仍然混成一團，噪音直震耳鼓，看見市內的房屋沉沒在灰茫茫的塵土煙霧中，聽炮聲槍聲我軍已南北呼應，充分顯示了我軍各路突击部隊的進展迅速。

不久，我們又接到縱隊轉來的總部戰況通報：北突击集團三縱隊已拿下省府大樓，即將跨過鐵路。二縱隊在坦克配合下已搶佔了市區西北向的高級法院一帶。七縱部隊正向白云公園方向攻擊前進已進展二縱隊會師。我縱二十六師進展也很迅速，已在配合兄弟部隊攻打鐵路局。勝利消息一個接一個地傳來，戰鬥正按林總的部署進行。

這時，有個參謀高興地說：“范漢傑沒多大勁掙扎了！”我回頭看了這個參謀同志一眼，我覺得高興是對的，但絕不可想象會一帆風順的打下去！現在已攻到市內敵人守備的核心地區，須要準備迎接更艱苦的縱深戰鬥！

(四)

深秋季節，下午五點鐘左右，天已近傍晚。部隊正沿着中央大街及其兩側向北發展。不出所料，當我們指揮所剛到市公署正南展開工作時，七十四團李梅溪團長即打來電話：部隊正向市公署攻擊前進，已打退敵人的無數次反撲，現在敵人又在向我們方向調動兵力，有一個團以上……他的話沒講完，電話就在震耳欲聾的炮彈爆炸聲中斷了。

接着七十五團又來人報告，他們前進在老馬路一帶，遭到各路口、房頭、室內敵人的掙扎頑抗，並發現有敵人軍官督戰隊在督戰。

事情很明顯，我們快攻到市公署了，它緊靠范漢傑的指揮部，這是敵人心臟的層層外殼，敵人可能集中較大兵力進行反撲，為此，我們必須堅決擊破它！我們立即命令：七十四團把敵人調出工事，在工事外消滅它！七十五團要充分運用林總戰術，主力大胆向東北插，從敵人右側迂迴過去……

“七十三團要不要加入戰鬥呢？”吳華同志問我。

我說：“是時候了，七十三團迅速加入戰鬥，協同七十四團打退

敵人反撲，繼續向縱深發展。」

指揮所內立即忙碌起來，派參謀，打電話，命令像電流般傳達下去。

天黑下來了，警衛員剛把馬燈點燃。江主任雙手捧着一份電報走來，笑容滿面的說：「總部來電，我讀你們聽：『你們在攻錦戰鬥中，動作勇猛，迅速，戰鬥作風可嘉，特此嘉勉。』」

聽完電報，我們幾個人激動的眼里充滿了熱淚，在戰鬥進入艱苦階段，林、羅首長的電報是送來了力量呵！我立即告訴大家：

「趕快把這個電報傳達給部隊，我們要堅決完成任務，一定把反擊敵人消滅，進一步協同友鄰全殲敵人！」

「我去七十四團！」吳副師長首先要到前面去。

「我到七十五團！」江主任也要下去，我同意了。

吳副師長，江主任帶着林總電報精神分頭到各團去了。我也走出指揮所。這時火光閃爍，炮彈在崩裂，槍炮聲，似暴風驟雨，總是響個不停，炮彈掀起的火花，手榴彈的爆炸閃光，泄光彈拉着紅色長尾巴，萬道火光交織成一片火網，燃燒的房屋地堡，映得滿天通紅。

戰鬥正在夜幕下火熱的進行着。不久，吳華同志從七十四團打來電話說：「反沖鋒的敵人有兩個團，在七十四團迎頭痛擊下，七十五團、七十三團又從敵人兩翼打出去，有的連隊一時曾被兇惡的敵人反撲下來，但又沖上去，又下來，再上去，經過反復拼殺，終將敵一部殲滅，其餘敵人向市公署、六兵團部方向逃竄。」他並說：「林、羅首長的嘉勉電，對部隊鼓舞很大，戰士們聽到以後，情緒立刻沸騰起來，有的就在火綫上表示決心：要在林總指揮下立大功，當英雄！」

部隊正向前穿插，迂迴包圍市公署。

當夜十點，我們攻佔了市公署大樓，並插到敵人六兵團部附近。夜雖然很暗，但由於相距很近，搖搖欲墜的六兵團部大樓已隱約出現在我們眼前。

這時，我彷彿看見「東北剿總」副總司令范漢傑和第六兵團司令盧濬泉，在地下隱蔽部里那種狼狽相了。現在他們已是插翅難逃，叫天天不靈，叫地地不應，戰則敗，逃無路了。蔣介石泡制了「南北夾擊共軍，固守待援」的美夢成了泡影。南邊「陳鐵兵團」被我阻在塔山寸步難進。北望「西進兵團」被我擋在黑山、大虎山東北，前進不得。一夜之間，在錦州的十萬妻孥幾乎全部喪失殆盡。現在我們已經攻到兵團部來了，看看這個戰犯往那里逃吧！

在敵六兵團部跟前，戰鬥異常

緊張，敵人拼命反撲，我軍頑強攻擊，敵人想保住他的首腦機關，我們部隊則要攻下它，活捉范漢傑。

這時，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問題：是攻打六兵團部呢？還是按計劃繼續把刀刀對准敵人的腰部穿過去？從指戰員們的感情上說，打下兵團活捉范漢傑是最解恨的了。然而這是不是影響林總整個計劃呢？我看着馬燈跳躍的火光沉思着。

近處槍炮聲激烈異常，而遠處的炮聲，也隱約可聞，北面不遠處的槍聲更是豆落皮鼓不分個數，我知道錦西方向兄弟部隊正在艱苦地阻擊打援；北突擊集團也在猛進。

一時我還下不定決心。我剛想和其他幾個同志研究一下，馬上接到縱隊轉來林總的一份電報。林總指示我們：要以一個團的兵力配合友鄰，繼續圍攻六兵團部，師的主力迅速向北發展，與二、三縱隊會師。我們當即按林總指示留下七十三團，師指揮所隨同七十四團、七十五團向北猛插！

從六兵團部到火車站，相距幾百公尺，可是敵人的地堡群、火力點密密麻麻像蜘蛛網一般，阻得着我們前進。七十四團、七十五團發揮了高度的勇猛頑強、孤胆作戰精神，單營，獨連，孤排的見縫就插，鑽不進去的就攻，像無數把鋼刀直刺敵人心臟。各分隊充分發揮了爆破威力，穿牆過屋，打開通路，敵人抵抗這路，那路又從側後冒出來，使敵人顧此失彼失去招架之力，終將敵人的核心防綫突破了。

但戰鬥仍然是艱苦的。

午夜零點，突然聽說七十五團一連這把突破垣城的尖刀，在一個十字路口受挫了。我們一行數人急向前頭營方向走去。快到十字路口時，在炮火的閃光下我們看見敵人屍體遍地，有的堆落在一起。也有我們同志犧牲了，但兩手還狼狽掐着敵人的脖子。

這一切都說明這裡剛剛經歷了一場殘酷激烈的肉搏。

當我們趕到十字路口時，一連已通過敵人的地堡群又前進了。到團指揮所，我們才知道，一連幾次攻擊這個路口的地堡群未果，他們就號召開火綫「諸葛亮會」研究。終於用佯攻，迂迴，「一點兩面」的戰術和用爆破打了上去。當時有個戰士迂迴上去之後，手榴彈用不進敵人的地堡眼里，他就用手塞進去，等手榴彈爆炸時，敵人被消滅了，而他也負了傷。

是誰呢？當時無法問出這個戰士的名字，但我的眼前立刻又顯出了圓臉大眼的小羅形象，那個戰士也許不是小羅，但又有多少個象小羅這樣從舊社會里爬出來的苦孩子，在黨的培養教育下成為堅強的戰鬥英雄呵！

在離開團指揮所時，江主任感歎萬分地自語道：「有毛主席的戰

略戰術思想，有林總的英明指揮，有這樣的鋼鐵戰士，什麼樣的敵人也將失敗！」他說出了我們當時心里的一致感慨。

一陣疾風暴雨般的槍炮聲響過，隨後在稀疏的槍聲中傳來了一片歡呼聲。敵人已被我攔腰斬斷。我們已經與兄弟部隊——二、三縱隊在火車站會師了。

我抬手一看夜明表，時針正指向午夜兩點。

但是，當我抬起的手還沒有放下，突然身後又傳來一陣陣巨響。回頭望去：南邊不遠處，火光閃閃，爆炸聲不斷，攻擊六兵團部的戰鬥正在熾烈進行。

我們當即決定：部隊回師協同友鄰圍攻六兵團部，活捉范漢傑！

當我們趕至六兵團部附近，兄弟部隊也從四面八方湧來。敵人這個已陷入孤立無援的首腦機關，已被包圍得水洩不通了。

這時，七十三團才來人向我報告：他們組成強有力的「四組一隊」，協同兄弟部隊，經反復沖殺，和進行連續爆破，已炸毀敵人九個地堡，劈開了十二道鐵絲網，佔領了附近的幾座樓房，突擊部隊正組織兵力向兵團部大樓攻擊前進！

但是，敵人並不甘心失敗，大樓周圍的火力點被拔掉，敵人就在大樓門窗里向外射擊，仍在做垂死掙扎。我軍各部隊即迅速組織起輕重火器，分別射擊每個窗門，逐個封鎖。同時爆破組一個接一個沖上去；只見一道道火光閃過，巨大的爆炸聲接踵而至，窗門里的敵人機槍啞巴了。突然一聲天崩地裂的巨響，我們眼前一陣黑暗，耳鼓鳴叫，一切槍炮聲也驟然停了下來；這是兄弟部隊一位英雄用百斤的黃炸藥把這座工字形大樓炸掉了一半。

接着喊殺聲四起，部隊像潮水般的突進了大樓里。

十五日拂曉，當我跨進范漢傑這座指揮部時，一隊隊俘虜被押了出來，大樓里門窗倒塌，敵尸滿地，紙片隨着晨風飛舞，一片狼籍。

攻打兵團部的戰鬥結束了。在各團報告勝利戰果的同時一致說明：從清查俘虜和敵人死尸中都沒找到戰犯范漢傑。接着，總部發來了通報，嚴令各部隊捉拿敵最高指揮官東北「剿總」副總司令范漢傑歸案……

經歷三十一小時激戰，錦州宣告解放了。指戰員們，和重獲解放的錦州人民一齊歡慶勝利，但在歡慶勝利之餘，人們心里總還嘀咕着一件事：范漢傑哪去了？

(待續)





人民熱愛解放軍

——林木龍——

堅定的信心，
滿懷的激情，
眺望着祖國的北方——
紅色的根據地。
啊！敬愛的解放軍，
祖國的人民熱愛您！

紅旗在飄揚，
槍聲在響！
英雄的解放軍奔馳在原野。
敵人胆敢來「圍剿」，

定教他們來得回不了！
定將他們一個個報銷！

啊！人民堅強的保衛者——
偉大的馬來亞共產黨，
英雄的人民解放軍。
祖國人民衷心熱愛您。

最黑暗的時刻
——即是漫長黑夜的盡頭。
在最殘酷最艱難的戰鬥日子裡，

祖國人民堅決遵循毛主席的教導
堅決走正確的革命道路——
槍桿子裏面出政權！

啊，偉大的馬來亞共產黨，
英雄的人民解放軍，
祖國人民永遠支持您。
堅決戰鬥到底！
為祖國打出新天地，
讓大好河山

歸於工農勞動人民
讓社會主義的馬來亞

矗立在世界紅色政權之林！

寓言二則

◁望遠▷

老虎學會爬樹

在一處深山密林裡，有一隻老虎向在樹上的一隻松鼠說道：「我深切地痛悔過去慘殺善良動物的行徑，可是，我有什麼辦法呢？我是肉食的動物，不殺害獸類為餐食，叫我怎能生存呢？假使我能夠向你一樣，能够攀爬樹上，吃吃野果充飢，我不也是同你一樣的善良可愛嗎？」繼之，老虎裝得很真心誠意地請求松鼠道：「現在，我唯一缺少的條件，就是爬樹的本領，倘若你能過教會我爬樹，使我變成善良與和平的獸類，你不也就做了一件大大的好事了嗎？」

頭腦單純的松鼠，堅起雙耳，細細一想，覺得老虎願改邪歸正、棄惡為善，這也是一樁好事，遂不疑有他，便勇敢地下樹來，全心全意教導老虎如何爬樹的技能。

不久，老虎終於學會爬樹的本領。

這時候，老虎出現了本來的兇惡面目，到處去吃殺獸類，使到一貫生活在樹上的獸類更是受害不少。如此一來，老虎學會爬樹之本領之後，牠的危害程度比過去不知大了多少倍啊！

驢子的「光榮」

有一個樵夫經過一處農場，他看見一隻驢子正在興高采烈地手舞足蹈。那個樵夫有點詫異，便問驢子為何高興。

驢子口沫橫飛，興奮得有點說不出話兒來，許久，牠才裝得很自傲的說道：「你還不知道啊！自從我們驢子的祖先傳到我這一代，一

向忠心耿耿的為我的主人陸下服務，并在我主人賢明領導下，披荆斬棘，整個農場才有今天這般兒繁盛，所以，我家的主人正在他的家中舉杯歡慶開闢園地一百五十週年紀念，我這一代雖然僅僅為我的主人服務十年的光景，但是今天我也無形中沾了一份的光榮！」這隻驢子越說越起勁，牠繼續的說道：「想

我驢子，為了主人的家園興盛，日益繁榮，我任勞任怨，既使被主人鞭撻也是光榮的！」

「呸！你說什麼話？」樵夫聽罷，氣憤地怒斥道：「一百五十年的奴役歷史，是恥辱，不是光榮！是悲痛，不是歡慶！只有喪失自尊心的人，才會像你一樣奴顏卑膝地為你的主人慶祝！」

丹杯的山風在怒號

——紙品廠工友停工斗爭前夕

五湖客

丹杯的山風在怒號，
山上的紅旗在飛飄，
馬來亞紙廠工友正整裝待發，
誓向反動資方開炮！

二百多名華巫印工友同胞，
受盡了生活的煎熬——
每天賣力八小時，
有的才不過一元多的酬勞！
老板像虎狼般向我們張開血口，
要把我們連骨髓吸乾！

我們工友創下了千百萬的財富，
但生活却没有受到絲毫照顧！
腦滿腸肥的老板又兇性大作，
公然要把我們的一個女工開除！
這是什麼世界啊！
這是十八世紀宰割奴隸的黑土！

然而，我們工友已不是古老的奴隸了呵，

我們要揮起造反的巨手！

二百多名華巫印的姐妹兄弟，
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
堅決反對殘酷剝削和無理開除，
我們誓要爭取基本的權利！
廣大各行業工友將做我們的後援，
鞋業工友的斗爭給了我們有力的啓示。

丹杯的山風在怒號，
山上的紅旗在飛飄，
馬來亞紙廠工友正整裝待發，
誓向反動資方開炮！
如果階級敵人不投降，
我們就要把他打倒！

花

絮

拾

遺

。敬延。

「喂喂，是你叫我嗎？……甚麼？你……你是老王嗎？呵呵，虧你還認的我！老實說，你真太那個……太那個。唉，我們是老朋友，請原諒，原諒……哈哈，你猜到了嗎？是啊，真太髒，太不像話了。你知道，這是有失“國體”，有失“國體”呀！我們現在正提倡“美化市容”，迎接“國慶”，像你這樣……唉！」

「呵呵，你為什麼這樣看我呀！……哈哈，我明白了，你不要以為，以為我穿了這件大衣，就比別人有錢。你千萬別誤會，誤會。我本人極贊成“為國服務”，有“自發的熱忱”。所以，個人受點委屈，也不要緊嘛！像老王你這樣看我，以為我闊了。嘿嘿……嘿，我不會介意，不會介意。公事在身，出於不得已。為着“美化市容”，自己不先美化美化，怎能帶動別人。你說是嗎？」

「吾，吾，我已經說過了，你不要這樣看我呀！你相信我這個老朋友，老朋友說的話，怎麼會有假的。對了，你不可以洗洗身子，換件衣服嗎？……甚麼？沒有衣服了。唉呀，你怎麼說這樣的話，要給外國人聽到了，怎麼得了！這是有失“國體”，有失“國體”呀！我只有這件大衣，不然，不然我可以送給你的。我是喜歡幫助別人的……現在，我們的國家，也要像美國一樣，人人有衣穿，有屋住，有工做，有飯吃，提高生活水準。像你這樣有氣無力，怎樣加緊生產，“為國服務”呀！」

「你說甚麼？大聲點……三天沒有吃飯。怎麼回事呀？這是不可能，不可能的。吾，以前，你在我家做僕人的時候，雖然沒有白飯，只有吃粥，那是為了能夠“勇猛剛強”，鍛鍊鍛鍊，才能“勤儉建國”嘛！吾，我說呀，你應該振作振作。餓三天，三天，嘿嘿，只要還有氣力，就有“愛國”心。我是全力擁護“愛國”至上的。……年紀老了，你幾岁了？哈，五十六岁

怎能說老了。像我已經六十開外囉，我還覺得年青。為了“國家”嘛，怎能認老，應該是“老不休”……咳咳，老不休息，老不休息才對，你說是嗎？你還可以做工的。

「……沒有人要請你了。唉，老王，你要知道，當時你從我家出去，是我太太的主張。她要找個年青點的，要會駕車，出門才方便嘛！嘿嘿，我不能有什麼意見。對了，你應該退休了。這是我國的“建國方針”，“勇猛剛強”，也要“老有所養”，“老有所養”。你可以去養老院的。……什麼？養老院不好嗎？不是，……吾，是非“公民”囉？嘿嘿，一樣的，都是老朋友嘛。我不能丟下你不管。而且，而且是為了“國家”，你你也要合作合作，是嗎？而且現在張燈結綵，掛“國旗”啦，放烟花啦，美化市容的幸運獎啦，嘿嘿，這是我建議實行的，都是為了迎接“國慶”。“國慶”那一天，我們

都要慶祝一番，又有外國人，有錢的外國人來參觀的。唉唉，像你這樣，真太髒，太不像話了。……老王，為了“國家”，不失雅觀，你……你應該在那一天躲起來。你明白嗎，我這是為了你好，也為了“國家”。

「吾，你要在天黑的時候才走。對的，天黑了才走。最好，你去我家的後園子。你懂得地方嗎？是的，那個後院子的後邊，有幾棵樹的後園子，呵呵，那個大陰溝旁的小土丘。“國慶”那天，我們都要去看烟花，你可以幫着看守，不要讓賊從後院牆上翻進去。記住呀，可不要睡了。」

「喂喂，你怎麼不作聲呀！……吾，你沒有氣力走了。為了“國家”嘛，老王，你就慢慢走去，一步一步。我知道，你是“愛國”的。要真不能走了，也要爬去。不要睡了，不要翻到大陰溝裡……呵呵，還有一點，你就躲在這邊，不要到前門去。千萬記住，我養了幾條大狼狗。……呵呵，為了“國家”，什麼都得犧牲，像我這樣……。」

列宁、史大林絕不答應

——紅松——

蘇修叛徒集團
摘下克里姆林宮上的紅星
把偉大的蘇聯
變成社會帝國主義
列宁、史大林絕不答應！

列宁創造了
光輝的蘇聯共產黨
蘇修叛徒集團
用它來奴役人民

史大林建立了
紅色革命江山
蘇修叛徒集團
用骯髒的手把它霸佔

蘇修叛徒集團
盜用列宁、史大林的槍
去殺害革命人民
去侵佔別人的土地

想把整個地球佔領

蘇修叛徒集團
篡改列宁、史大林的革命理論
去欺騙蘇聯老百姓
去搶奪革命果實
為自己的醜惡塗上油脂

他們把手伸向美帝
把槍指着人民
他們的笑臉迎向資產階級
利刀揮進人民的背脊

蘇修叛徒集團
和美帝抱得緊緊
把偉大的蘇聯
變成社會帝國主義
列宁、史大林絕不答應！
蘇聯人民絕不答應！
世界人民絕不答應！





憶林江石同志

-李菲-

我認識林江石同志，是在一九四二年一月。那時在星洲抗委會宣傳部辦事，他那時已是抗委會民衆武裝部的主任。因此，我們有時常接近的機會。他給我們的印象是硬性堅毅革命實行家和布爾什維克英雄風度——一個真正的勞苦階級出身的戰士。

日本佔領星加坡以後，他還是繼續住在本坡，在敵奸嚴密的追輯下，終於在一九四二年四月被捕，關在渥力里律的憲兵部里，敵人想用種種收買的手段，特別開了一間洋房給他住，但是意料不到的這間洋房屋瓦頂上有一個窗洞，緊張的他從這洞口迅速溜走了。逃到一個朋友的家，他手裏還鎖着一條粗鏈。隔天下午，他和兩位同志預備趁船渡過柔佛海峽到內地去，當時，船夫不肯航行，只好到隔日天明，大約九點才行。那知船到半夜，給

埋伏在小嶼里的憲兵看見，用槍迫令停船搜查，尤其不幸的是剛碰到對頭冤家——那曾經審問他的狗憲兵隊長和翻譯。

起初他們還不知道他，因為他化裝得太逼真了。後來經過了再三盤詰，終於被那問話的憲兵查出真底細。那時，林同志見事情不妙，便立刻跳水遁走。憲兵立即開出摩托艇追尋着。到了最後，精疲力竭，他已無法繼續他的游泳，便被憲兵抓住了。

一到憲兵部，火烤、鎚敲、種種重刑都加在他身上。然而他是下

定了犧牲的決心：「我是黃伯端，是個安分的人民，你所問的林江石，我那里知道！」他連名都不承認，這堅定英勇的犧牲精神，到今天使我心像鉛般沉重地想念他。

在憲兵秘密號的牢獄中，他受了重傷，又患了重病，日本憲兵時常給他藥品，然而他懂得在日本法西斯憲兵手里，除非出賣叛變，要不然，絕沒有生望。因此，他抱定速死的決心，把憲兵部給他的藥品，都丟入便桶里去，疾病也一天天加重起來。七月十八日，布爾什維克的英雄，這曾經為保衛星洲號召千萬人民武裝起來，反抗日本法西斯的戰士，終於安息了，永遠的安息了。

四

不過，倘有人真的以為李光耀很「公平」，那也是錯誤的。因為縱使殘暴隊、建屋局的人的刀斧再利再猛，也還是拆不到李光耀的部長的吃風樓的。

這已經不是秘密了，它是經過「國會」蓋印的！呸，你看——一個月幾千塊錢還不够，還要什麼「養老金」、先找棺材本。這不是在原有的吃風樓頂上，再加蓋了一層新的嗎？

嗚呼，李光耀的「公平」的經濟政策！

拾

遺

集

咏紅

現在，一個攤位或一間店頭，假如要賣一種以上的東西，就得另行申請「禮申」了。於是乎，一間咖啡店，賣咖啡店主要申請「禮申」，炒果條的要申請「禮申」，云吞麵的要申請「禮申」，雞飯、五香的等等，也要申請「禮申」了。你瞧，李光耀的「撈錢」手段是何等高明的呀！

因此，假如要舉行一個「新加坡開埠一百五十周年紀念賺錢皇帝」的競賽的話，那麼，這個寶座李光耀是十拿九穩的了。

六月、七月，據說是果子的季節，於是許多詩人都在報刊上，大事歌唱榴槤的香味，紅毛丹的美麗……

可是，這群詩人們就永遠看不見在我們的馬來亞，長年四季都是「苦瓜」盛開，而且，越開越興旺啦！

當然，這些苦瓜不是開在園地里，而是開在窮人的臉上。詩人們，你們變成「死人」了，看不見嗎？

三

李光耀推行的是一套拆東牆補西牆的經濟政策。他說：工人生活太好，有電視、收音機、唱機、汽車、冰櫃，啊，太好了，不行了。所以，他就制定了一條「僱用法令」，剝奪了工人假日、禮拜天的三薪、雙薪制，剝奪了工人病假、事假、年假……的基本權利。他說，這麼一來，可以把這些多出來的工作給那些沒有工作的人做，大

家都有工作做。

本來，張三有家住，李四睡五脚基。而如今，多虧了「公平」的李光耀，把張三的屋頂拆給李四，可惜，雖然公平，却反而變成更多的人睡得不安寧，苦於挨風吹雨打——這就是李光耀的經濟發展計劃了。

裝璜與裝門面

一新

有人喜歡打扮，因為，難看打扮，暫時打消自卑的心理，這就是打扮的主要因素。因此，打扮或裝璜，是因為面上難看，所以需要裝飾、修補。其實，如果說的上美，天然絕色，就不必什麼裝璜和打扮了。「新加坡共和國」之所以要打扮（或者裝璜），乃是其中有許多不堪入目、碍眼的東西，只要能够掩蓋，又能譁眾取寵，不管是裝成什麼樣子，不被暴露，乃是「上等」。我以為這不應該叫裝璜吧，而是裝裝門面！

說「新加坡共和國」難看，真是丑極了。今天的外資大量湧入，本地資本大受打擊，潰不成軍，多少本地廠家為之倒閉、為之「合併」；多少工人為之被裁，生活一天比一天更加難於維持。身為商業界的人們不對「剛強勇猛社會」的污點？給予暴露，反而為這個丑態，設幸運獎，鼓吹裝璜，塗脂抹粉，着實可憐！

再說，一百五十年來，本地資本所受到的遭遇，至今還是沒有解決，一百五十年來帝國主義的經濟枷鎖還是緊緊地卡在我們頸上。「粉碎航運壟斷」的聲音還未停息，可是，「航運壟斷」的開創者，却有人把他列為光榮的戰士、不朽的救星，還為他大事歌頌，像這類失去靈魂的裝璜，能仿效嗎？能鼓勵嗎？

華人有一句俗話：打腫臉皮裝胖子。這些人的確是些胖子。他們也許豪闊，不必憂愁溫飽，然而倒要憂愁苛捐雜稅的盤剝，尤其是所得稅，他們有些不受扶持與照顧，備受外資的操縱與壓榨。可就是沒有絲毫的反抗力，今天還要美化那些騎在人民頭上的吸血鬼。我想即使臉皮打腫了，面目全非了，也不會令人們為之惋惜與憫憐的。

門面有時需要布置，但要布置得有意義，有價值，不做虛偽的裝扮。把淪為別人的殖民地，裝扮成什麼「開埠的百年紀念」，丑事當喜事，這不是莫大的恥辱嗎？



尼克松假求和真備戰

——揭穿南越撤軍的陰謀詭計

問：美國總統尼克松六月八日在中途島宣布八月底前從越南撤退二萬五千名美軍這表示尼克松是有意求和嗎？

答：尼克松表面上擺出求和的姿態，實際上在做備戰的工作。所以，他是假求和，真備戰。

問：他為什麼要假求和？

答：尼克松和前任美國總統肯尼迪、約翰遜一樣堅持要在越南推行新殖民主義政策。他們用戰爭的手段來推行新殖民主義政策，從「特種戰爭」（美國只出錢、出軍火、出軍事顧問）打到「局部戰爭」（美國夥同僕從國家共同出兵打朝鮮戰爭式的侵略戰爭），結果是屢戰屢敗，被形勢所迫不得不改變戰略，因而擺出求和的姿態，一方面妄圖從巴黎和談的會議桌上取得在戰場上所不能獲得的侵略果實，一方面企圖緩和美國國內人民的反戰情緒。

形勢迫人 改變戰略

問：怎樣的形勢迫使他不得不改變戰略？

答：被迫要在越南戰場上改變戰略，是在約翰遜未下台前就已決定並進行部署的，尼克松上台後，繼續進行部署，貫徹執行假求和、真備戰的詭計。迫使他這樣做的形勢，主要的有兩方面：一是美國國內人民反對打侵略戰爭，已經形成怒潮，日益汹涌澎湃；二是美國已不易再派出大量的美軍前往南越增援。

問：美國是當前世界上強大國家，為什麼已不易再派出軍隊赴南越增援？

答：不錯，有人說美國是一個強大國家，美國國防部官員也常誇稱「美國的軍事地位很強」。但是，此種估計是根據美國全體總動員的潛能而作出的。在總動員後，美國的武裝人員將包括七十萬名後備役壯丁，同時，也將實施暫停退役並延長海外服役等辦法。美國在南越打侵略戰爭已經多年，但迄未正式宣戰；所以沒有下總動員令。美國國防部只能按照和平時期的調防辦法與退伍條例來應付在南越的戰爭。在這樣的情況下，美國便感到沒有足夠的增援兵力來應付南越戰場的需要了。

兵力空虛 增援不易

問：美國現有海陸空武裝人員三百萬名，國防部就按照和平時期的調防辦法來調兵增援南越戰場，也應該是可能的。為什麼增援不易呢？

答：美帝侵略之手伸得太長了

，除了已派出五十四萬餘名美軍在南越打侵略戰爭外，南越朝鮮、歐洲、阿拉斯加及巴拿馬等地都派有美陸軍常駐。美軍在南越戰場屢戰屢敗之後，需要的增援部隊是陸軍；美國國防部早已感到無法抽調陸軍前去了。去年在南越解放軍的新春攻勢之後，美國國防部被迫採取兩項應急辦法：一是再派「戰略後備隊」一萬一千名去南越；二是改變美軍在南越服役期限。原來的規定是：美軍在南越服役期限為一年，被調回後必須經過兩年才可被再派至南越。改變後的辦法是：被調回美國後只經過六十天便可再被派至南越。美國採取了這樣的應急措施，說明了它向南越增兵的困難。

問：美國為什麼不能再抽調「戰略後備隊」前往南越？

答：所謂「戰略後備隊」，並不是由國家總動員後的後備役壯丁所組成的，它是由現役軍人組成的一種應急部隊。在去年夏初，美國這種後備隊已只約有六萬六千人了，比一九六五年增援南越戰場以前少了一倍。美國軍方認為，為了要應付「海外的新危機」及國內城市中的暴動事件等，現有的戰略後備隊再也不能抽調至南越了。

所謂「聯軍」 熬不下去

問：美國及其僕從國的軍隊，加上南越傀儡政權的偽軍，在不增派援軍的情況下，為什麼不能長期鏖打下去？

答：現時在南越戰場上有：美軍五十四萬餘人，南朝鮮軍四萬八千人，澳洲軍七千人，新西蘭軍五百人，菲律賓軍二千人，泰國軍一萬人（還有七千多泰國軍不久受訓畢後即將派去）。這些所謂「聯軍」，夥同西貢傀儡政權的偽軍，早已被南越解放軍打得節節失敗，若無大量援軍源源派去，終必全被消滅。而且戰費不斷增加，每天消耗量已超過一億美元，美國的經濟危機已因此而日益加深了。所以從去年上半年以來，美帝已被迫改變了戰略。

問：美帝怎樣改變戰略？

答：美帝的新戰略部署是，加緊擴充和裝備西貢傀儡政權的偽軍，用以逐步接替美軍的作戰地位。這種詭計，在美帝想來有三種好處：（一）將來不再用美國人做炮灰，而把侵略戰爭繼續下去；（二）美國只出

錢，出裝備，可能比直接供應五十多萬美國少爺兵在南越的費用要減少些；（三）可能緩和美國人民反越戰的情緒。這種詭計，早在去年上半年就開始推行了，主要負責人是美國駐南越大使邦克和去年四月間受委的駐越美軍新統帥艾布拉姆斯。邦克負責指使傀儡阮文紹一方面派出代表團參加巴黎和談，以騙和的方式爭取喘息的時間；一方面從新頒布總動員令，加緊擴充南越偽軍。艾布拉姆斯則負責加緊訓練和裝備南越偽軍。

擴充偽軍 已達百萬

問：南越偽軍的擴充情況是怎樣的？

答：去年六月間，阮文紹偽政權宣布了一項「總動員令」，將徵兵的年齡降低到十八歲，規定公民十八歲至三十八歲的當正規軍，十六歲、十七歲及三十九歲至五十歲的參加民兵軍。服役期間為十五年。一切公務員，除警察和「緩靖工作隊員」外，原有的徵兵緩役制度一律廢止。學生傳職人員的原有緩役標準，從嚴處理。在這種新的「總動員法令」下，一個高中畢業生，如果年滿十八歲了，就必須進入偽軍中服役十五年，根本就不容許他考慮升學、就業及結婚等問題。如果他是一家的長子，負有扶養父母、贍養弟妹責任的，也在這十五年內不容考慮地要放棄其應盡之責。所有大學、中學、小學的教師、公務人員及技術人員等，都要按期入軍訓班接受軍訓。近一年來，在西貢偽政權的統治區內，增設了大量的男女軍訓營，由艾布拉姆斯訂出計劃，指派美軍官兵分別前往辦理。在這樣蠻幹之下，南越偽軍在數量上是增加了。據西方記者報道，在去年五月間，南越偽軍估計為七十四萬三千人，到了今年一月間增多了二十五萬餘人，總數已約有一百萬名。

求和是假 備戰是真

問：憑這樣蠻幹的總動員方式來擴充的偽軍，就能接替美軍的作戰地位嗎？

答：這種偽軍當然比美國少爺兵更不可靠，這點，阮文紹知道得最清楚。所以，不久前，來自美國的消息說，尼克松準備初步撤退美軍五萬至十萬名，但終於接受阮文紹的建議只撤退二萬五千名了。

問：這樣看來，尼克松做出撤退（轉入第十二版）



捷克人民開展各種抗議活動 強烈反對蘇修的軍事佔領

在蘇修侵捷一周年即將到來的時候，捷克人民開展各種抗議活動，強烈反對蘇修社會帝國主義的軍事佔領。

自從去年八月廿一日，蘇修叛徒集團悍然出兵侵略捷克斯洛伐克以來英勇的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爲了維護民族和祖國尊嚴，對蘇修叛徒集團進行了不屈不撓的鬥爭。捷克斯洛伐克工人、學生、市民把八月廿一日稱爲「捷克斯洛伐克恥辱日」。最近，捷克斯洛伐克全國各地不斷出現抗議蘇修軍事佔領的傳單，號召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在「恥辱日」那天舉行各種形式的反抗活動。

最近，在布拉格的廚窗上出現了學生們反對蘇修侵略的傳單，傳單被撕下後很快又被貼上。

捷克斯洛伐克許多反帝的工人爲了反抗蘇修軍事佔領，不斷舉行罷工。據報導，布拉格區造船廠工

人不讓蘇修軍官到這個廠的食堂吃飯，舉行了一次大規模的罷工鬥爭。工人們團結一致高呼：「我們不同烏七八糟的人在一起吃飯！」弄得蘇修軍官狼狽不堪。

在契也納這個捷克斯洛伐克偏僻的鐵路交通點，鐵路工人們以怠工形式反抗蘇修的野蠻統治。據捷修「紅色權力報」透露，在契也納堵滿了裝載運往捷克斯洛伐克的蘇聯貨物的火車，致使蘇修無法載運貨物到捷克斯洛伐克來。

最近，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沙可諾夫地區，蘇修佔領軍又同捷克軍發生了衝突。佔領軍先開槍當場打死一名捷方軍官和五名士兵，捷克斯洛伐克士兵立即進行了回擊，打死卅多名蘇修佔領軍。據報導，這類事件不斷發生。

目前，蘇修叛徒集團及捷修集團正在加緊策劃進一步鎮壓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陰謀，但是，具有光榮革命傳統的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絕不會屈服於蘇修的軍事佔領，他們必將把反對蘇修集團的鬥爭進行到底！

據印度「解放」月刊報道

印度安德拉邦農民武裝鬥爭 擴展到約十個縣的十九個山區

據印度「解放」月刊七月號報導，在印度共產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領導和支持下，印度安德拉邦的農民武裝鬥爭從實里卡庫蘭山區迅速擴展到約十個縣的十九個山區。各地游擊隊動員群眾，鎮壓惡霸地主，分糧分田，得到廣大群眾的擁護和支持，把三百個村莊變爲開展武裝鬥爭的紅色地區。

據報導，實里卡庫蘭的農民武裝鬥爭已經發展到了一個新階段，在這裡，反動政府的「議會」已經不起作用。農民的革命群眾組織「人民暴力鬥爭委員會」管理行政，管理生產，解決糾紛。「人民暴力鬥爭委員會」正在對地主的土地進行調查，不久將在貧僱農中發展分配這些土地的工作。在這里的每一個村莊，人民法庭處理人民自己的糾紛，並且對人民的敵人進行審判。

報導說，在山區和平原地區，游擊隊的鬥爭正在把人民喚醒和動員起來。當游擊隊採取行動的時候，群眾積極參加了鬥爭。農民群眾

向游擊隊報告作惡多端的地主，給游擊隊送糧食，幫助游擊隊沒收地主的財產和收繳地主的槍枝。

報導說，當地的反動地主在反動軍警的支持下對革命農民進行瘋狂報復，五月下旬殘暴的殺害了七個游擊戰士。安德拉邦的游擊隊和革命農民懷着深刻的階級仇恨，在六月中旬鎮壓了殺害這些游擊戰士的罪大惡極的反動地主，沒收了他們的財產，並且在這個地主家的牆上寫着：「血債要用血來還！」「印度革命萬歲！」

農民的革命行動大長了革命群眾的志氣，大減了敵人的威風，當地的農民武裝鬥爭正在進一步開展起來。

哥倫比亞人民解放軍

多次英勇戰鬥 取得了新的戰果

正在哥倫比亞西北部開展游擊戰的哥倫比亞人民解放軍，今年頭四個月同反動政府軍進行了多次英勇的戰鬥，取得了新的戰果。

據哥倫比亞人民解放軍機關報「人民解放軍報」不久前報導，人民解放軍勃朗西科·加爾尼·卡佔縣，照共多·德奧耶支縣的游擊戰士四月廿四日廿八日襲擊反動軍隊用來進行反革命活動三個大莊園，打死了幾個罪惡累累的反革命分子，繳獲了大量武器，並把這莊園的財產分給貧苦農民。

人民解放軍照共多·德奧耶支縣的一個軍隊還伏擊了一支前去鎮

壓的政府軍部隊，擊斃了這支部隊的頭子。

另據「人民解放軍報」報導，今年第一季度勃朗·西西科·卡佔縣的各分隊和當地民兵一起同敵人進行了廿多次戰鬥。他們一次又一次的擊退了前去鎮壓的反動軍隊，打死打傷政府軍多名，消滅了一批敵探和特務，繳獲了大批武器。

哥倫比亞人民解放軍不久前還公布了人民解放軍「道德規範」，要求人民解放軍戰士嚴格執行。「規範」指出，人民解放軍最雄厚的力量來自同人民群眾不可分割的聯系。「規範」規定人民解放軍要熱愛人民，痛恨敵人，尊重和保護人民財產，一切行動聽指揮，繳獲物資要上繳指揮部，實行政治、經濟和軍事民主，自力更生，加強團結。

日本工人、學生和市民

在大板舉行聲勢浩大的集會和反美示威

日本青年工人和進步的大學生和中學生，以及市民一萬人，十一日在大板市舉行聲勢浩大的集會和示威遊行，反對「日美安全條約」。

集會還堅決反對在一九七〇年三月在日本舉行的「萬國博覽會」，嚴厲譴責佐藤反動政府陰謀在這個「博覽會」上開設「台灣館」幫蔣介石匪幫吹噓，與七億中國人民爲敵！

在大板城公園舉行的集會上，青年工人、學生和市民高舉紅旗，高呼「反對舉行萬國博覽會！」「反對美帝侵略越南！」「粉碎日美安全條約！」「沖繩的鬥爭必勝！」「粉碎大學管理臨時措施法令！」等戰鬥口號。會後，與會者不顧數千反動警察的鎮壓，英勇的在市內舉行示威，在示威遊行隊伍中一些群眾高舉寫着：「毛澤東思想萬歲！」的紅旗雄赳赳的前進。

從六日以來，來自日本各地的六萬名代表在大板城公園扎起了許多大大小小的帳篷，並在集會場所豎起一百多面紅旗。他們在帳篷里就粉碎「日美安全條約」和大學鬥爭以及反對「萬國博覽會」的各項鬥爭展開了熱烈的討論，並交流了寶貴的鬥爭經驗。



星島政治被扣者家委發表聲明譴責叛徒林清祥

本月十五日，星島政治被扣者家屬委員會就林清祥背叛人民事業一事發表聲明。聲明全文如下：

七月廿三日，林清祥叛徒的兩封信在電視台、電台和報章被播出和登載了。對此，我們星島政治被扣者家屬委員會強烈地譴責林清祥叛徒的背叛行為。

我們認為林清祥的兩封公開信實在就是一種變相的公開聲明。

這兩封信非常清楚地說明林清祥已經違背了他過去的政治立場和信仰，背叛了在獄中堅持鬥爭的反帝愛國志士背叛了廣大的人民群眾，而甘心充當美英帝及其拉曼李光耀傀儡政權統治人民的幫兇。

這兩封信也清楚地說明林清祥已經把廣大人民當做敵人，把我們的敵人當做朋友。如果不是這樣，為什麼在七月廿二日寫信要求會見帝國主義的忠實走狗——李光耀呢？如果不是要求進一步出賣人民的利益，難道還有什麼話要跟人民之敵密談呢？毛主席教導我們說：「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

(接第二版)

接替英國撤離星加坡的活動，現時已知者有「天鵝獵人」公司的接辦英國海軍船塢，將其改為商船修理中心；又「霍克·席德利」公司，則負責星加坡空軍器材設備的供應維持，這是兩宗很大的生意。

由於馬來亞最近發生大屠殺事件，美資活動不免稍存觀望。惟業已進行的投資，有「依索公司」開設的煉油廠，耗資二千萬美元，並擬繼續擴充。計劃中的投資活動，包括旅遊業及其有關行業，木材及其製品業，農機裝配工業，採礦及石油開採業等。看來美資在馬來亞擴張經濟勢力的活動，正向着無孔不入的地步發展。

美資企業懷着爭奪市場原料的野心，到處侵入滲透，對所在地的中小企業當然是大有損害的，當地人民勢必極力反對。總有一天，這些美國吸血鬼將要被世界革命人民打倒。

(接第三版)

於這種模糊和混亂無助於人民的反帝和爭取民族解放的鬥爭，在最新一期的《人民論壇》上登載「澄清

試問，難道林清祥叛徒不懂得這個道理嗎？

在獄中林清祥的種種表現很不好，他私字當頭，只顧自己。他主張走議會鬥爭道路，攻擊社陣的政策，他對獄中同志的勸說，不加悔改。在六月間，他甚至要求反動當局把他移到E座去。

我們呼吁馬來亞人民堅決暴露一切叛徒，好像林清祥，並且同他們劃清界線。

我們全力支持所有廣大人民群眾和獄中反帝親人反對敵人的政治迫害，爭取基本民主權利的正義鬥爭。

我們呼吁馬來亞人民團結起來，堅決打倒美英帝，打倒拉曼李光耀傀儡政權，爭取實現民族解放。

帝國主義反動派必須立即無條件釋放我們的獄中親人。

獄中戰訊

最近，在樟宜監獄C座、RB座和「自由營」的同志開展了一天的絕食鬥爭，以示堅決反對偽「國慶」和美英帝國主義侵佔星加坡150年，同時抗議和譴責敵人製造屠殺流血慘案。

《新青年》徵稿啓事

《新青年》第十二期已經出版了。第十三期克在籌備中。

我們熱烈地歡迎讀者們積極投稿，以豐富新一期的內容。

新一期的《新青年》尤其需要

「聲明，就只能令親者痛，仇者快。」

為了左翼的戰鬥團結，為了馬來亞人民的利益，為了反帝鬥爭的利益，我們極其殷切地希望，人民黨將不會在叛徒林清祥背叛人民的問題上，繼續作出一些行動模糊和誤導人民群眾。

讓我們兩黨在反帝的基礎上，加強團結，共同為打倒美英帝及其拉曼拉查李光耀傀儡政權而奮鬥到底吧！

附：林廷玉先生之「公開信」：

(原載於《論壇》78期)

由於親友們及那些關心林清祥的人士的諸多詢問，身為其父親的我，為了澄清一些情況是有必要在此公開一些事實的。

從電視台在一九六九年七月廿三日廣播了有關林清祥的新聞時起，我還未見過清祥不過我的妻兒被允許見他及在他要求下帶給他一些需用品我的妻兒說在會見時清祥的情緒是高度沮喪的。他的健康不正常全家都為此深感憂慮。威廉·保爾魏(william Paul Ngui)醫生聲稱清祥將被帶至英國一家醫

反映各行業勞動人民生活與鬥爭的報導或文藝作品(如短篇小說、短劇、散文等。)、「工作學習」版之體會文章以及學員習作等。

本期截稿日期為九月一日。

英軍將於古打毛律舉行軍事演習

據新加坡遠東英三軍統帥部透露，一個美其名曰「快樂的獵人」的「常年野戰軍事例常演習」將從本月廿日至廿六日在馬來亞東部之古打毛律舉行。

據報導，這是一種水陸作戰部隊的演習。其主要的侵略性軍事行動是由「辜加軍獨立降落傘連隊進攻假想之飛機場，由「第二辜加軍來福槍隊」第二營在古打毛律訓練區從事「海灘進攻」甚至在古打毛律訓練區域之森林內進行「搜查」及進攻假想之「敵軍」。英帝之「皇家空軍第四十八大隊」之「赫久利」機和「無畏」號艦的侵略性怪物也將參加這次不尋常的演習。

這次不尋常侵略性的演習被調動的軍隊頗多。新加坡島和馬來亞大陸西部的英軍和僱傭軍也被調往參與演習。

事實說明，英帝的主要殖民軍事力量還是死賴於馬來亞(包括新島)不走。它們仍然在我國土地上橫行霸道，猖狂地進行軍事行動，陰謀進一步鎮壓人民的革命鬥爭。

更正：本期第二版第二欄第十行「反動黨」，實為「反對黨」之誤。

院治療。

報章登載清祥在搭機離星赴英時，會同家的消息是完全不確實的。林清祥從未從警方禁錮中獲得釋放，也從未被允許回家，雖然我們曾向政府要求離星飛英前應讓其回家與家人團聚。

事實上，清祥是在本月廿七日傍晚六時四十五分在威廉·保爾·魏醫生及內政部高級官員「陪同」下一同離星飛英的。

(接第十版)

軍的姿態，企圖在巴黎會議上騙和，其求和是假的；在南越積極擴軍練軍，加緊備戰才是真的。他確實在假求和、真備戰了？

答：是的。我們把事實擺出來，便可揭穿尼克松的陰謀詭計了。林彪副主席在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政治報告中說：「尼克松拿不出任何解決問題的辦法，只好同他的前任一樣，繼續玩弄反革命的兩手，表面上裝出一副「愛好和平」的樣子，實際上更大規模地擴軍備戰。」這是很確切的論斷。